

池汐
CHIXI WORKS
著

倩女入宫

下

QING QING
RU WENG

一桩猝不及防的突袭，一句浅吟轻笑的陷害，
她因他卷入这场明枪暗箭的盛宴。

朦胧烟雨里抬眸一瞥，
注定他成为她此生无法逃离的劫。

池汐
CHIXI WORKS
著

倩卿入骨

下
QING QING
RU WENG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请卿入瓮：全2册 / 池汐 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08-3090-7

I. ①请… II. ①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8036号

请卿入瓮：全2册

作 者	池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36
字 数	518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090-7
定 价	59.80元（全2册）



目录

第三十四章	一瞬贪恋·····	001
第三十五章	挑明身份·····	009
第三十六章	回庄短住·····	017
第三十七章	一纸休书·····	026
第三十八章	惊天巨变·····	034
第三十九章	血海深仇·····	043
第四十章	哪个是真·····	052
第四十一章	无声之战·····	060
第四十二章	各怀心思·····	068
第四十三章	不如和离·····	076
第四十四章	密汁排骨·····	085
第四十五章	茵茵姑娘·····	093
第四十六章	离间之计·····	102
第四十七章	给我解药·····	110
第四十八章	圣上遇袭·····	118
第四十九章	反击一局·····	127

第五十章	幡然醒悟.....	135
第五十一章	一箭双雕.....	144
第五十二章	一切有我.....	153
第五十三章	双双坠崖.....	162
第五十四章	殿下英明.....	170
第五十五章	重新会合.....	178
第五十六章	都城新府.....	187
第五十七章	变相选妃.....	196
第五十八章	连坐之罪.....	205
第五十九章	快意恩仇.....	214
第六十章	床下偶遇.....	223
第六十一章	谎言拆穿.....	233
第六十二章	太子献礼.....	241
第六十三章	请君入瓮.....	249
第六十四章	身边有你.....	258
第六十五章	垂死挣扎.....	266
第六十六章	皇家血雨.....	276

第三十四章

C h a p t e r

一
瞬
贪
恋



一片死寂。

水滴簌簌落地，她裸露在外的肌肤在寂静里渐渐转干。

裴子衍看着她红晕渐褪变得清明的双眼，带着悍然的无赖，看着这般可恶无情，已全然不是曾经的她。而他，却从她眼里的可恶无情渐渐变得多愁善感，也全然不是曾经的自己了。

他垂眸，覆去眼底所有情绪，顷刻，那眸子变得与她手中的短刀一般，冰凉。

他恢复沉凝冷厉的神情，看着她冷冷一笑：“学会用自己威胁我了，你倒变得聪明多了。”

官颖欢听他并未反驳，语气似是默认她方才的话，心里的悲凉又渐渐升了起来，转身跨出浴桶，拿起一旁的衣袍将自己严严实实裹住：“王爷如果觉得臣妾还有用处，从今以后请不要再踏进这间房，以免臣妾做出让王爷追悔莫及的事。”

刚走到床边，忽有冷风灌入房间，官颖欢只听“砰”一声门响，屋内再次恢复安静。

静默中慕容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小姐。”

“进来。”

官颖欢回身看他：“叫几个人帮我把浴桶抬出去吧。”

慕容灵转首望着还在袅袅冒着热气的浴桶，又看看官颖欢，竟然蹙起眉头，然后上前只身抱着浴桶挪了出去。

“阿灵。”官颖欢坐在床边，无聊地踢着腿，“阿灵，阿灵。”

她知道他不会应，她叫他“阿灵”他从来不搭理她，或许，他只知道自己叫慕容灵，并不知道别人也可以唤他阿灵。

然而，门外木头一般的人，却挪步进屋：“小姐。”

官颖欢有点诧异，却终于露出这两日来的第一个真心的笑，她的沧海无论变成什么样子，似乎都与她很亲近呢。

她拍拍旁边的位置：“过来陪我说说话吧。”

慕容灵没有关门，木门被夜风吹得咯吱咯吱响，他直直地坐在官颖欢身边，宛如一尊雕像。

官颖欢与慕容灵的交流，与其说是让慕容灵陪她说话，不如说“听”她说话，两人聊了两个时辰，自始至终，慕容灵说出的字用十个指头都数得清，只有在她拽拽他衣袖的时候，他才会垂眸施舍给她一个眼神。

“阿灵，你说明天开始我还能从这王府出去吗？”裴子衍会不会软禁她？

慕容灵没有出声，待他终于说出一个“能”字的时候，左肩蓦地一沉，官颖欢已倒在他肩头睡着了。

他看看肩头的脑袋，又仰首看看房梁，静默许久，将官颖欢放到床上，盖好被子，转身离开，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继续坐在门外的石级上，守着屋内已经入睡的人。

第五个夜晚，官颖欢终于找到机会避开王府重重守卫，逃了出去。虽然利用慕容灵让她心底觉得有些对不起，但自从沧海变成慕容灵，许是因裴子衍救了他，她总觉裴子衍的命令慕容灵也会听，她害怕出错，不得不让青衣去绊住慕容灵，自己偷偷溜出府去见莫千华一面，也悄无声息地在房外看了看屋内躺在病床上的官林度，又默默离开。

第二日的下午，临靖王府忽有从未到访过的“贵客”借太子之名而至。

这位贵客千挑万选的好时刻，裴子衍并不在府，可太子信物在手，王府内又有谁能挡得了这位灵隐宫的宫主。

莫千华看到官颖欢的时候，官颖欢正躺在园中的摇椅上，安谧地晒着午后温暖的阳光，院子里的花儿在雨后愈发争艳，她安静地躺在万花之中，竟比绚丽的花儿还要灿烂几分。

突然，官颖欢毫无征兆地睁开眼，看着悬于她上方的绝色容颜，勾唇一笑：

“你来了。”

“嗯。”莫千华垂眸，眼眸中五光十色若碧水摇曳，他抬手拂去落在她肩头的花瓣儿，细细看她。

青衣从远处疾步而来，远远地朝官颖欢点了点头，官颖欢望着莫千华，慧黠地眨眨眼起身，指着对面略高于摇椅的石凳：“坐啊。别一会儿等他回来，你可就连坐的地方都没了。”

莫千华靠着廊柱，扬起脸面向阳光，缓缓闭上眼，感受阳光照拂在脸上的温暖，唇角含笑：“我可是携盛武帝与太子之命前来，他纵然不喜欢我，也不能赶我出去。”

官颖欢突然仰首凑过去：“你究竟是怎么跟太子搅和到一起去的？”

冷不防被提高的音量一问，莫千华下意识地低头。

这一低，薄唇恰好落在官颖欢迎来的洁白额头上，如园中彩蝶掠过花瓣，又如拂柳荡过湖面，在莫千华佯装的平静下掀起一圈圈的涟漪。那些隐藏于内心深处常年被压制的感情，因这轻柔的无意一吻，开始破闸而出。

许是阳光太过温暖，花香太过浓郁，风景太过宜人。

莫千华短暂的一怔过后，手臂一扬，扶住她的腰身微微一用力，迫使她的脸又扬起几分，他的眸底倒映出她最近憔悴的面孔、张皇失措，他心一狠，俯首吻了下去。

这一刻，可不可以允许他贪恋一次？

哪怕下一瞬，迎上来的会是嫌弃的目光，或是她的一掌。

劲风从天空的那端急速掠来，就在官颖欢反应过来准备伸手推开莫千华的时候，突然腰身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圈住带出莫千华的怀抱，再落地时，她已在距离莫千华一丈之外，身边是拂袖甩开她的裴子衍。

官颖欢朝裴子衍看去，他眼底幽静深蓝里除她之外，倒映出另一个妖娆的女子，官颖欢侧眸，看到一旁的权知韶袅袅而立，只是视线掠过她时，眼底没有曾经的调笑，而隐含着几分她不曾见过的情绪，让她疑虑渐浓。

午后阳光静好，权知韶紧紧依着裴子衍而立，画面宛如绝巅之上仙人静落人间，使得身后万花失色。

官颖欢下意识地朝莫千华望去，见他紧紧盯着权知韶，心头愈发紧张。

裴子衍的视线始终没有落在官颖欢的脸上，他带着几分森冷的神情注视着曼妙而来的莫千华，隐于袖内的手缓缓握紧。

“你先下去。”

权知韶乖顺一福，转身离去。

莫千华狭长的眼眸里映出权知韶离去的背影，唇角魅笑深深：“王爷身边的这位新宠真是眼熟。”

“莫宫主眼前过的女子多如云烟，竟也能记得哪个眼熟。”裴子衍淡而雅的语调里，却携着凌厉之气。

莫千华低眉一笑：“本座的审美自然比不上王爷，才导致今时今日还没有一位美人能入眼陪在身边排解寂寞。”

“若真无人能入眼，莫宫主方才何苦委屈自己？”

官颖欢听裴子衍语气慵懒，却语锋毒辣直讽莫千华这么久无法得她倾心，终于有些听不下去：“逞得一时口快，也不定能赢到最后。”

莫千华许是没有料到她会替他说话，更没料到她会当场顶撞裴子衍，眼底闪过一抹笑吟吟的光彩。

裴子衍垂眸，目光深冷若刀刃，带着凌厉的光射向官颖欢。

官颖欢咬着唇冷哼一声，转身离去，离去时眼底却渐渐浮起一抹难得的笑意。无论如何，今日莫千华到此的目的达成了，至于此刻莫千华怎么去圆到访王府的谎，她相信他自有办法。

只是经过比预想的要简单很多，反倒少了很多麻烦。

天色渐黑，听青衣说裴子衍留了莫千华在府内用餐，官颖欢见青衣支支吾吾，抬眼说：“又怎么了？”

“王爷留锦绣一起去用的餐。”青衣帮官颖欢打过净手的水，见官颖欢面色无异，但也不过多谈论，只说，“听府里的人说，这几日侍寝的都是锦绣。”

“青衣，他就像深种在我心里的毒，入毒已深，难以清除，可又不是无药去解，只是需要时间罢了。”官颖欢忽略心底一闪而过的疼痛，将手从水里取出用布巾慢慢擦拭，扭头对青衣微微一笑，“等做完这件事，我们就离开这里，这些日子他在府里的事只要与山庄无关，你都不用告诉我。”

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和抉择，可我们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青衣见官颖欢乌黑的瞳仁里透着的不再是天真与明净，在这段时间的变故中，渐渐沉淀出岁月白驹过隙里的坚强。

官颖欢抱着软枕立于窗前，看到花枝暗影交错斑驳处一抹黑影闪过，如水的月光洒进窗内，下一瞬，那黑影从窗户跃进了她的房间。

黑影前倾到官颖欢脸侧，低柔一笑：“今日，看到我的眼色，猜出真相了？”

官颖欢纤秀的眉尖微蹙，五指按住那张近在咫尺的脸，推开：“那是当然，本姑娘绝顶聪明，怎能猜不出。”

莫千华靠在窗棂上哈哈一笑，拂袍跳坐到窗台上，动作端的是风流倜傥。

“亏得我曾经见过玄月楼的念岚一面，否则这真相在裴子衍的掩盖下怕是没有见天日的时候了。”莫千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澄，意味流华，“只是，裴子衍既然让‘念岚’消失，又留着权知韶，怎么会这么不小心让权知韶露面呢？”

“你怀疑裴子衍是故意的？”

“说不准。可是，本座实在想不出他这么做的用意。”莫千华也不甚明白，“罢了，不想这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还是你了解我。”官颖欢很婉约地笑，缓缓地眨了一下眼睛，“据说灵隐宫里，有很多毒药？”

她的声音轻细柔软，像是轻羽拂在人的心尖儿上，微微发痒。莫千华垂眸凝视眼前的人儿，觉得她一夕之间变了很多，瞳眸一缩：“你要她死？”

官颖欢轻轻抚上莫千华的指尖，像小时候撒娇那般轻柔摩挲：“我是不是变得很坏？”

“颖欢，血债血偿，没有错。”莫千华一颤，眼中有光彩轻微闪过，反手将她柔软的手握在手心，“可是之后呢？你打算怎么办？”

窗外明月清辉，淡烟缥缈。

莫千华伸手抚上官颖欢紧蹙的眉心，拂过眉梢，转面道：“颖欢，你与他中间已隔了太多沟壑，注定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现在你想要脱身，还有可能，可是以后呢？”

官颖欢扬起脸，歪起脑袋看着莫千华：“我若离开他，能跟着你吗？”

莫千华抚着她眉心的指尖一颤，魅眸扬了一层华光：“你，想好了？”

“想好了。”官颖欢抱着软枕，微微弯腰，将头枕在莫千华膝上，“我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他，我想要解脱，想要报仇，你帮帮我。”

莫千华眸间凝汇出一缕光：“我手中倒是有一种毒，只是无药可解，你要想清楚。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

官颖欢抬起头，扑哧一笑：“据说，这世间无法解的毒，只有‘寒冰玉碎’，莫非，在你手中？”

莫千华缓笑：“这毒很少出现在江湖，曾经摇光后宫有嫔妃间争宠使过此毒，害死了十多位嫔妃，后来霄栾帝一怒之下赐死下毒的妃子，此后，‘寒冰玉碎’便被摇光列入禁毒之列，已有十多年不曾出现。中此毒，不会立即身亡，却每月会饱受一次噬骨之痛的煎熬，生不如死，不断地发病会让五脏六腑渐渐衰竭，最长十年之后必会衰竭而亡。”

官颖欢斜眼看他：“你知道得倒是清楚。”

莫千华缓笑，笑得像夜风拂紫芍，迷离、妖气：“这天下，哪有本座不清楚的事儿。”

转瞬，官颖欢眉头微蹙起来，轻似呢喃：“这么烈的毒……”

莫千华见她的小脸在屋檐的红灯下迷茫起来，问：“决定了？”

半晌，官颖欢深深吸口气，想起自己死无全尸的哥哥，眼底清明起来：“决定了。”

莫千华姿态优美地微微俯身，凑身到她面前，轻懒抬眸，眼底邪气乍现：“那你究竟是要，还是不要？”

“我……要。”官颖欢才出口，才惊觉他的话外之音，羞愤地刮了他几眼，“你个没正经的！什么时候给我解药！”

莫千华衣袖一飘，宛如一朵红云朝夜空里飘去：“现在。”

官颖欢低头就见自己怀里的抱枕上，静静躺着一个玉瓶，那里有这世上最狠辣的毒。

戌时将过，临苑书房的纱窗上映出一高一低的人影。

桌后，裴子衍将卷宗举起移向烛火，昏黄的火光渐舔上信笺的边缘，一点

点卷翘起的边儿变为灰白簌簌落下，在桌面上堆积成一小片。

这卷宗上的九个名字，他已记熟在心，有一个名字却让他盯了许久，最终决定将卷宗烧毁。

卷宗燃尽，裴子衍还是最初的姿势，凝视着跳跃的火心。

“王爷。”锦绣福身站在裴子衍的桌前，低垂着眸子不敢抬起，自从裴子衍大婚，即便在王府她也再没有见过他，知他进宫停留许久，心里只是默默地羡慕宫里的妹妹，今日，百里带着裴子衍的口信悠悠而来，她怔了许久这才反应过来，裴子衍是要见她。

她不知道他见她的用意，只要能见到他，就好。

裴子衍抬眸，长翘的睫毛在烛光里隐去眼底晦暗：“太子身边的秦易，还记得吗？”

锦绣想起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清俊少年，微微颌首：“奴婢记得。”

“如果，本王要送你去他身边呢？”

“王爷！”锦绣蓦地抬眸，指尖冷气渐袭，定在原地腿脚都似僵了般动弹不得，突然“扑通”一声跪下，“是奴婢哪里做得不好？”

“不，你做得很好。”裴子衍轻轻扬手，止住锦绣略带颤抖的声音，“因为你做得好，所以本主要你去做一件事。”

“王爷？”锦绣激动的神情略略淡去，随即疑惑道，“可太子身边的人认得锦绣。”

“就是要他认得，你才去得了。”裴子衍起身，负手踱步至窗前，推开一扇窗，任夜风拂进吹散他身后黑发。裴子戚如今在拉拢莫千华，亦成功地挑拨了他与问剑山庄的关系，只要稍微与他反目的人，裴子戚都会加以利用，那他不加借着这点，送裴子戚一个大礼。

裴子衍转身，朝俯身跪在面前的锦绣伸出去，手指修长洁白如玉：“起来吧。”

锦绣望着眼前骨指分明的手，脸上浮起淡淡红晕，将手递进裴子衍手心，任他裹住她的手将她扶起。

心中浮起一抹温暖，锦绣咬了咬唇：“王爷要奴婢怎么做？”

第三十五章

C h a p t e r

挑明身份



“百里会告诉你怎么做。”裴子衍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锦绣的手背，松开她，“不过离你去秦易身边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你在府里只需做一件事。”

锦绣疑惑：“什么？”

裴子衍含着笑意的眼眸睇向锦绣，那琉璃般的眼底流转着慑人的光：“想着法子，跟凌静玉作对。”

锦绣想起随着裴子衍一同回来的小姑娘，心绪一转，小心问：“那，王妃呢？”

“她？”裴子衍垂眸看着锦绣小心翼翼中又带着小女人心机的面孔，微微一笑，抬手帮她理了理耳边的乱发，“你不要去动。”

“奴婢明白了。”锦绣长睫毛一垂，抬起手指去勾裴子衍的衣袖，低低问，“那今晚……”

裴子衍皱眉，嘴角微微挑，似笑非笑，反手拉着她朝旁边寝房走去：“也该休息了。”

锦绣迈出书房时抬眼去看裴子衍，那绝世华艳的面容在屋檐的红灯下勾勒出几分潋滟，她不禁低垂下头去，胸口如小鹿乱撞。

裴子衍将锦绣带到临苑的寝房，方进屋，百里紧随而至，说有要事要禀。

“你且进屋，本王与百里说些事，稍后就来。”

锦绣见裴子衍神色掠过一丝不耐烦，知他许是嫌被打扰，心头微微一甜，

乖顺地点头：“王爷先去忙。”

庭院里的百里静了静：“王爷，在自己府里过得这么累，何苦。”

裴子衍冷哼一声，修长的背影迈入朦胧橘红的灯光中，百里紧随而上：“那张画卷真迹，太子已经得手。”

百里只瞥见裴子衍眼角那一闪而过的寒气，再抬眸，便听见似笑非笑的声音传过来：“裴子戚开始对名单上的人动手了吗？”

百里点头：“名单上有一人已死，就是慕容灵已逝的父亲慕容凌飞，慕容凌飞死的当日王爷杀慕容灵与天玑老人交换，摄魂救沧海一命，没承想反倒替太子除去一烦恼。”

“剩下的八个人里，谁是太子的下一个目标？”

“这个还没查出，只是……”百里一顿，问裴子衍，“王爷听过当年的这个说法吗？据说当年盛武帝为了防止互相举报引来祸事，分开的两半卷宗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重合的，却无人知道这个重合的名字是谁。”

裴子衍长眸微眯：“你是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在两张卷宗都有出现？”

“是。”

怕互相出卖，盛武帝还留了这么一手，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锦绣洗干净躺在床上等着裴子衍回来，也不知等到何时，闻着屋内的熏香竟昏昏欲睡，渐渐熟睡了过去，桌上摇曳的烛光晃悠悠地流淌下一堆的蜡水，一滴滴宛如寂寞的血泪。

寝房旁的书房里，衣袖宽大雍容风流的男子，斜倚在软榻上品了口香茗：“皇上与太子最近如何？”

“据安贵妃说，皇上已有好些日子拒见太子，太子前些日子为博皇上欢心，讨了邻国的象牙献给皇上，却引得皇上勃然大怒。”百里笑着摇摇头。

“裴子戚这些年怎么一点儿长进都没有。”裴子衍大笑起来，“这些年邻国进贡的东西里独独没有父皇喜欢的象牙，他倒好，讨了来献给父皇，这不是在打父皇的脸吗？”

百里的眼神渐渐凝定，望着矮桌对面慵懒闲散的裴子衍，疑虑渐浓，想问又不知该不该问：“问剑山庄，王爷打算……”

提及问剑山庄，裴子衍神色微凝，指尖抚着茶杯不知在想着什么。本来，

随着官颖欢嫁入王府，问剑山庄顺理成章地会站在裴子衍的这边，可前段时间进宫，裴子衍却知道了那段不曾听过的往事，也知道了官林度与自己母妃年轻时的纠葛，那时看似一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母后痴痴等待不见心上人归来，盛武帝又在他母妃情绪低落难过之际陪伴左右共同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最终赢得美人芳心，谁料三年后官林度归来，他母妃已入了后宫。

本应入仕途的官林度放弃朝廷官位回到临安，从此成了江湖中的武林盟主，不再问庙堂之事。

裴子衍原本以为官林度对他的偏见只因他对官颖欢无情，却原来还有上一辈的情感纠葛。

难怪成亲的第二日，官林度悄然现身王府，放言绝不会站在他的阵营，但为了官颖欢的幸福，也不会与王府作对。

原本这样对他来说也无害处，裴子戚却借由上问剑山庄频频滋事。

身处这样的位置，问剑山庄想要独善其身，怎么可能做得到？

裴子衍眸色变幻不定，抚着杯沿的指尖微微一顿，抬眼看百里：“既然不能纳为己用，不如除之。”

百里平静的眼神在裴子衍这句话后光彩闪动，他原怕曾经那个袖笼乾坤坐观尔虞我诈的裴子衍再也回不来，还好，是他过虑。

裴子衍沉浸在莫名的情绪中，百里的心情也变得起伏不定，两人都没有注意到，书房外有黑影木然离去。

后半夜的月在暗寂的夜空中，沉凉而孤冷。

权知韶近些日子总被梦魇缠身不得入睡，才有些困意准备就寝，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砰”一声，有东西插入床棱，就在她脸的一侧一支银镖上险险悬着一张纸条。

权知韶到后院假山深处时，有一纤细的身影已静候多时。

“王妃好大的精神。”她先是一怔，随即隐去心底那抹怪异的感觉笑起来，“最近陪王爷的又不是知韶，这月黑风高夜相聚的对象，王妃是选错了吧？”

一双璀璨如明光的媚眸扫过去，看到官颖欢身后几步还有青衣和慕容灵静站着，神色各异，慕容灵色如美玉的脸上无情无绪，青衣则含着辨不明的怒气，而官颖欢瞧着她，乌黑的瞳眸泛着不曾见过的冷光。